

梁衡

神东煤炭集团现在已经是世界上当之无愧的最大煤炭企业之一,年产煤两亿吨。其煤田横跨山西、陕西、内蒙古三个省区,是一片黑色的地下海洋。可是它的地表却是另一片绿海。汽车飞驰,怎么也跑不出油松、山杏、白杨、柳树和沙柳织成的屏障。

工程师王义是学沙漠治理的,他也没想到林学院一毕业就来煤矿上班。我们传统的观念是挖煤先要砸破地壳,或竖井、斜井、露天,总之是开肠剥肚,煤块、矸石、黄土、黑尘,一片狼藉。我的家乡就产煤,少时就记得村里人下井弯腰背煤,被称为“煤黑子”。几十年后倒是现代化了,但破坏力更大,把秀丽的小山村搅得天翻地覆。河也干了,泉也枯了,房也歪了,地也裂了。农民耕地时,牛腿踏进地缝里拔不出来。那时我已到京城工作,他们就来找我,到当时的煤炭工业部告状。

煤农矛盾、开发与环境的矛盾不知闹腾了多少年。终于有一天我们觉悟了。30年前当神东矿开发时,地下还在规划,地上就考虑着怎么保持水土了,同步成立了环保绿化中心。王义就是踩着这个锣鼓点来上班的,现在已是老资格的主任了。

这三省区交界处本来就是风沙苦寒之地,是毛乌素沙漠的边缘,又是多年洪水切割的黄土高原沟壑区。风沙起时遮天蔽日,行不见路;洪水来时,滚滚而下,直灌井口。井之不存,焉能挖煤?原先煤炭开采的老规矩是一掘进,二开采,现在变成了一绿化、二掘进、三开采。原先准备用工程治理,筑坝引井,修渠引水,花了600多万元,还不能从根上解决问题,后改用生物治理才花了170万元,就平安无事,还开始了良性循环。

当年王义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规划栽树。先拣那些最

刘亮程

2009年,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去印度访问,参观了泰戈尔故居。那是一栋红色的二层小楼,屋外有一个不大的花园。刚下过雨,花园的树木、石板小路、屋墙都湿漉漉的。但当我移步到泰戈尔生前的居室时,突然有了一种干燥的感觉。

泰戈尔故居的房间都很小,一间挨一间,许多的门,总觉得其中有一扇门会通到他的诗歌世界里。

卧室比其他房间大,一架双人床,靠着南墙。白色床单盖在被褥上。床头墙壁上挂着诗人临终前最后一张照片。照片中的泰戈尔,正躺在这张床上,大睁的眼睛里满是无助和恐惧。

我被他的眼神吓住了。

泰戈尔是诗人也是哲学家,曾创作出版过数十部诗集,还有数量众多的小说和剧本散文,19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。他的思想深受佛教、印度教及早期婆罗门教的影响。哲学和宗教,曾给他内心注入过那么丰富的关于死亡的超脱与思考。但是,我从这张照片上,看到他临终前的表情与普通人无异。我在他眼睛中看见所有人面对死亡时的无助和恐惧,这样的表情,是属于人类的。我们都在这样离开,有信仰的人和无信仰的人,有思想和无思想的人,死亡将人们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,勇敢者、懦夫、伟人、平民、有钱人、穷人,在死亡面前归为一样。

这时我想起诗人那句“生如夏花之绚烂,死如秋叶之静美”。

泰戈尔写下这两句美丽诗句时,死亡离他尚远。他正享受着生之绚烂。“夏花”之后,自是秋风落叶。他遥想自己“死如秋叶之静美”。可是,人生的秋日何其漫长,尤其对于活了80岁的泰戈尔来说,他的生命在60岁便已入朽了,从那时起到他临终前,那枚叫泰戈尔的秋叶,落了20年,终于要落到地上了。生命剩下最后的时刻。他有过80年的漫长生命,可是,剩下的时光却已经短得抓不住。

这时候,已经过去的那漫长的80年,和仅剩的几个月,或更短的几个小时,甚至临终前的几分钟,哪个更长?我们活过的漫长岁月让生命变得如此短促,一生中的

刘从进

车入芒康,就到了西藏。山谷的溪边坐着一堆人,盘腿席地,倚着石头,靠着树木;在青草、溪流的映衬下,在阳光的阴影里,如草衣野人,让人感觉到了另一片天地。

他们是当地的藏族人,就这么坐着,看山、看水、听风,敲着土块,偶尔聊几句。一个年轻女子笑着说:“偶尔也到山上挖挖蘑菇、松茸,这里山陡,你们爬不上去。”我忽然想起《诗经》里摘野菜的美好情景——陟彼南山,言采其薇。她很亲切,还拿手机对着我拍了一段抖音。看着他们一脸安详喜悦、恬静无事的样子,我心生感动,在抖音里说——你们的生活真好,接近神的日子。

到林芝后,在一段山路边,又坐着四个女人,两个年轻的是高中生,两个年长的是她们的母亲。路边白杨树茂密,每一片树叶都弯成了鸟的形状,微微颤动。她们的身上落了树叶的影子,安闲恬淡,静静地凝望着大山。

她们来自拉萨,暑假到林芝转神山,这是一座非常有名的苯日神山。她们从拉萨坐车到林芝,从林芝步行到山上,现在是转山回来,坐在半山腰的路边歇息,再走回林芝,坐

耐旱、抗沙的“先锋树种”,樟子松、沙柳、沙棘开路。几年下来,它们虽其貌不扬却已携手连片,绿盖高原,蔚为壮观,初步压住了沙老虎、水猛兽。这30年来,共植树500万株,灌草58万亩,现在已是林涛滚滚,水草丰美了,远处竟有悠闲的羊群。外来者怎么也想不到这里曾是荒漠,更不知下面就是煤矿。

矿区采过煤后会地面下沉。你想,每年从地下挖走两亿吨煤,那是多大的一个空洞,难免地塌土崩,裂缝纵横。大地变成了一件碎布袍,这时需要有针线来缝补,而修补大地最好的针线就是林和草。老王领我到林子里去看他们的修补功夫。虽然绿风吹过,已经芳草绵绵,树影婆娑,但还是能依稀见到裂缝纵横的蛛丝马迹。有些裂缝竟能踏进一只脚,长则蜿蜒游走直到望断之处。但是所有的缝隙都有树根穿过两边,正努力将这已分家的泥土拉紧,令人想起手术后缝合的伤口。人常说地上有多大的树冠,土里就有多广的根系,这是多大的缝合力?要知道一棵耐旱树种的根可以伸出去几百米长,一丛沙柳的毛根能覆盖500平方米。就这样下面“飞针走线”,上面落叶填壑,接着水土弥缝,绿草盖野,还有了小动物,大地渐渐复苏。地球的活力只有靠动植物的生命才能恢复。我感叹这13个矿井,1000多平方公里,下面机声隆隆,乌金滚滚,上面却平静祥和,绿意盎然。

为了能够俯视全景,老王领我们登上一座海拔1188米的山头。就取这海拔的吉利谐音,他们在这里修了一条“1188生态大道”。走在这条大道上不只是看绿化,更是看文化,看人类文明史。大道全长7公里,两边杨柳夹道,野花铺路,脚下按时间顺序,每隔百十米就钉有一条金灿灿的铜踏板,上面刻着一行字。起步的第一块上刻:46亿年前地球形成。以后有:古生代泥盆纪出现成片森林;3亿年前森林陷埋,煤炭形成;1785年蒸汽机使用,煤炭工业兴起;

夏花与秋叶



2013年11月11日,在印度布巴内什瓦尔附近的普里海滩上,印度沙雕艺术家帕特奈克创作泰戈尔的沙雕像,纪念泰戈尔获诺贝尔奖百年。
新华社发(资料图片)

每一分一秒,每一年,都在把自己往最后的时刻递送。

当生命到达终点,活过的一生算谁的呢。如果活过的生命才是自己的,那么,越到生命的终点,人生应该越长。但是,这个长长的人生得有时间回头去看。都说人生是一次性的,没有回头路。但每一次的回忆,每一刻的回望,都

草衣野人

车回拉萨。来一趟就要十天半月,却看不出任何焦虑。一个女孩很友好又很认真地跟我说怎么转神山,还说自己将来想去北京,普通话很标准,拍照时,她举起了一个“V”字形的手势;另一个女孩则很害羞,把脸遮起来。她们的安静流于眼角,她们的快乐骑在额头上。

联想到在芒康见的那一群人,我意识到这应该是藏族独特的休闲生活。有位藏族音乐家几十年间搜集了数以千百计的西藏民歌,总结道:“不见一首悲歌。”一个没有悲歌的民族,不是无悲无苦,是不以为悲,不以为苦;在生活中表现为令人吃惊的悠闲,生存之外,置身自然,放松身心。

到了拉萨,经青藏线回,一路全是草原,蓝天白云,绿草如茵。我们看到从拉萨回那曲的一辆车直接开到了草原上,下来三个人,拿下一箱苹果和矿泉水,坐在草地上,草地成了他们的茶几。珠母似的云时而聚集,时而散开,远处的山上是终年不化的积雪。他们一边聊天,一边脱了鞋袜,赤着脚,抵在泥土上,不停地磨蹭。我很好奇,问为什么要这么做?说从小习惯了,一到草地上就要赤脚,不然玩不劲够。他们是做虫草生意的,差不多有50岁的样子了,谈起起少年时代,常常虚构南方的雨水,虚构小桥明月,虚构心跳,虚构爱……这是在向来自南方的我展示

1878年中国开始机器采煤;1996年中国《煤炭法》颁布;2015年神东建成第一个亿吨煤炭基地;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蕾切乐·卡逊《寂静的春天》一书敲响生态危机的警钟;1972年公布《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》;2018年中国成立生态环境部……共150条铜踏板。

而路两旁的太阳能路灯杆的灯箱上,按“山水田林湖草沙”分类,彩绘着相关的诗词,把你带入一个人文之旅。如:“山中何所有,岭上多白云”“水满平川月满船,船轻撑入藕花边”“田舍清江曲,柴门古道旁”“湖光秋月两相知”等。还有很多与生态有关的节气、习俗等内容的诗词绘画。一时绿风荡漾,神清气朗,仿佛回到唐宋,在陪王维、苏轼悠游于山林。

你能觉得这是一座矿山吗?在这样一条大道上走着,不用讲解员你也明白,煤炭是地球给人类的珍贵馈赠,是多少亿年前由树木变成的,现在我们应该再报之以森林。

这几年我一直致力于“人文森林学”的研究,树木不但给人提供了物质利用,还承载着人类文明,它是一部有生命的史书,记载着人类活动的每一个细节。神东矿这样的世界大矿,必定有一棵树见证了它的成长。于是,下午在去机场的路上,我就让老王绕路领我去看看他们最早栽的一片林子。

在一条矿区公路边,我们选中了一棵最有代表性的油松。它已有碗口粗,两丈高,劲枝穿绕,松针浓密,像一个英气勃发的小伙子。正好树身的后面还保留了一小块未治理前的原生地貌,一片裸露的沙坡,让人无法忘记过去。

我建议将这棵树命名为“勿忘树”,它是这座世界级大矿活的纪念碑。树前可扩一个小广场,供游人停车凭吊。

马斗全

所住小区处于万亩银杏林边,最大的好处是空气比城中好,大道小路散步皆宜。我饭后每去林中散步,有时看书或电脑前坐困了,也去林中走走。最近,忽然想到散步时候想什么的问题。

散步时候想什么,当然是就一个人散步而言。因为如果两个人或几人一起散步,一般多是聊些闲话,甚至说说笑话,也免不了对近期发生的一些国际国内事件交换看法,甚至还会探讨一些问题。只有一个人散步时,才免不了会想些什么。

按理说,散步时应当什么也不想,轻松散步就好。有的人可能就是这样,但恐怕多数人做不到,不可能脑子里一片空白,什么也不想,总难免会心有所思,至少会目有所见。比如我自己,散步时便很难做到什么也不想。不过,我一般不想烦心事,即使平时比较关心的问题,都尽量不去想,而有意去想一些轻松愉悦的事,更多时候是想到诗。之所以想到诗,是因为闲着无事,有些无聊赖,总要想什么,那就想诗吧!

古人每有“余事作诗人”之语,这个“余”字,以我的理解,应该有两重意思,一是“业余”的“余”,说并不以作诗为职业,作诗并不能养家糊口,而是一种业余爱好;一是“闲余”的“余”,闲余时间才作诗,正在忙时,如官员办案、先生授课等,当然无暇作诗,只有闲暇无事时才好作。所以古人有许多诗是在行路时作的。

唐代有一个著名的故事,相国郑祭诗作得很好,一次有人问他近来可有新作,他说: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上,此处哪会有诗?“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上”遂成为诗坛一句名言和著名典故。宋代大诗人陆游诗中便曾多次用到“灞桥风雪”之典,并多有“客路苍茫自咏诗”之类诗句。他的千古名句“山重水复疑无路,柳暗花明又一村”,骑没骑驴,尚不知道,但肯定是在路上作的。也为名句的“此身合是诗人未,细雨骑驴入剑门”,正是在驴背上的作。

古人许多诗都和驴有关,那是因为,驴为主要交通工具,骑驴行路,虽然无须操心,但却行走缓慢。有时绕一座山头,要用小半天时间,所以最是闲暇,也最寂寞无聊。驴背无聊,当然最宜作诗。如今虽然已不骑驴了,但许多诗人步行或乘车途中,也每每作诗,借用前人诗句来说,可谓“至今千古风流在”。

我一个人散步时,每每想到诗。除了闲着无事,有些无聊,还因为总觉得坐在书桌前作诗,有点太正经、太郑重其事了,又有点浪费时间。散步时作诗,是顺便的事。这样时间长了,更是觉得散步(包括独行走路)作诗,比在书桌前更容易得诗。许多时候,诗就在眼前,用陆游的话来说,是“诗材满路”。即使驾钝如我者,也可能会轻松得之。

比如,那次我过了路北那道水,又去看较远处那片银杏林,随口就吟成了《又至》一首:“几回闲到处,无事又相寻。漫过秋溪水,来看银杏林。”虽无多少意味,也算“又得浮生一首诗”。又有一次,顺着河边散步,走着走着,也不知已经走出多远了,只是忽然觉得鸟声多了起来,于是就有了这样一首:“秋稼乡村路,斜阳浅水波。行来忘远近,忽觉鸟声多。”

最有意思的一次,晚饭后散步,想到自己散步时作诗或改诗,真与古人的驴背作诗有些相似,很快就吟成这样一首:“蛙唱虫鸣鸟隐枝,闲行无事且吟诗。自消寂寞自陶醉,恰似前贤驴背时。”无论有无意味,至少可以作为自己的生活记录。并且觉得,“自消寂寞自陶醉”,可算是对古人驴背吟诗简洁而又较为准确的解释。

年初海南寓居,晚饭后出去散步,不知因何缘故路灯不亮了。夜黑,看不清路,只能借微弱星光行走,颇为不便。为宽慰自己,就想:苏东坡当年数次经行这里,夜晚没路灯,不也就是这样行走的吗?那是往永庆寺方向的路,苏东坡曾数到永庆寺。于是就吟成这样一首:“夜路迷濛傍海滨,微光聊自赖星辰。漫思坡老尝如此,顿觉身今似古人。”诗成,不但不埋怨停电了,反倒觉得这样散步也挺好。

前几年初春的一个傍晚,经过对面小区大门口,忽然看到小区里树上有花开,但看不清究竟是杏花还是桃花,总之很是欣喜,知道春天已经来了。驻足看良久,随即成诗一首:“渐暖还寒二月中,半村半郭晚来风。一枝为报春消息,知是桃红是杏红?”后来有诗友予以赞赏。其实,四句,甚至说每个字词,都实写眼前所见与当时之感,并无想象、形容、夸张、比喻等所谓“技巧”。

上文所说的“改诗”,并不是要着意修改诗作,而往往是趁闲行无事吟咏新作,吟着吟着,就觉得有字词应该改一下,有些些古人所云“吟成还自改,改罢又长吟”的味道。

诗为闲余事,一个人散步时,也不一定就要作诗或吟咏改诗。遇见相似境地或心情,也可以背背古人诗。例如我们这里除树多外,还多水,可惜没有山,所以看到云起时,就不由得想起宋人“更赖青云作远山”一诗,而吟咏之。如今正值仲秋时节,则正合吟咏邵雍“初凉天气未寒时”一诗。

因闲事而写这篇短文,是想告诉众多爱好诗歌的朋友们,散步或闲行,真是作诗的极佳环境。不惯作诗的朋友,那就一边散步,一边背背古人的诗,感觉一定也挺好。

当然,比诗这闲余事重要千倍的是必须注意安全,万不能因走神而发生安全事故。尤其是在城里住的人,即使在公园或小区内散步,也一定要在安全地段,在没有车辆、行人很少时,保证绝对安全的前提下,才可以琢磨或背诵诗。

总之,散步、闲行时“自消寂寞自陶醉”地作诗、改诗或背诵诗,不但可以消除寂寞,感觉极佳,而且与诗之缘会越来越深,以至如古人所云“耽诗成癖”。不过,须小心,古代著名诗僧贯休早有警告:“诗癖难医。”

自消寂寞自陶醉